

新穿越

浅绿
著

精心修订
精彩番外
精美书签
完美典藏



陌香

天配良缘

之

新穿越小说领军作家
《错嫁良缘》作者

浅绿

最经典代表作

网络文学时代最具诗意小说
初夏清香来袭

清新女主与傲酷将军至真至纯
的旷世良缘

淡雅空灵，纯净悠远
沉醉其中，百读不厌

让心灵栖居在《陌香》里
遇见最自信淡然的自己……

若你有幸爱上她

便会陷入一个一生也不愿醒来的梦
若你有幸为她所爱

这一生

上穷碧落下黄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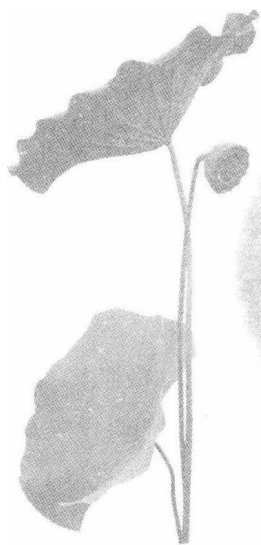
她将与你不离不弃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时代
www.gnibook.cn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第一章

慕容舒清



小姐落湖醒来以后，很多事都不记得了，性子也变了，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以前她很怕在小姐身边伺候，总是战战兢兢的，可是现在她很喜欢待在小姐身边，还常常看小姐看得呆了，总被她唇边浅笑所惑，觉得如沐春风。

抬手就朝鸡腿伸去。

“连用餐的礼仪都不会，怎么进得了大雅之堂？别让客人看笑话了！”一道轻斥的女声让小手如遭电击般收了回来。

慕容星月掰着手指，低头蜷在慕容舒清怀里。这孩子一向敏感，或许是从小没有母亲，父亲也不闻不问，让她很没有安全感。这也是让慕容舒清最心疼的，她拿起鸡腿放到慕容星月手里，笑着拍拍她的头，“用手拿着吃的鸡腿最好吃了，月儿忘了吗？”

在鼓励的眼神中，慕容星月才小口地咬起鸡腿来，毕竟是小孩子，很快就将注意力都放在鸡腿上了。

“赵姨娘说得有理，看来儿时家教定是森严。”慕容舒清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在场的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。赵玲珑顿时脸色煞白，她自小家境贫寒，娘亲过世早，只留下终日酗酒的爹爹和三个弟妹。她十岁就被卖进青楼，只因长得标致，耍了些小手段，才嫁进慕容家做妾。今天慕容舒清这话，说得她无地自容，却只能郁积在心，纵使牙都快咬断了，嘴上也不敢再多言。

轩辕逸有些困惑了，这个始终带笑、言语却犀利的女子是谁？她绝不是那个整天缠着自己撒娇讨好的慕容舒清，也绝不是那个目中无人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。那么她是谁？

“两位公子既然来到花都，可不能错过了一年一度的祈莲节。星魂，这段时间你就好好招待两位公子吧。”

“我会的，姐姐。”他一直敬重轩辕大哥，这次他能住在家里，慕容星魂实在太高兴了。

慕容舒清准备把我们这两个“包袱”丢给慕容星魂了？轩辕逸心想。我留下来是因为要解开她这个谜团，怎么能让她这么容易逃脱？“我以为是清儿你亲自招待我们呢。”

低沉的嗓音很是诱人，慕容舒清却只能苦笑，清儿？他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，听说他从来不给慕容舒清好脸色看的，更别说用这么温柔的语气叫

她清儿了，轩辕逸不会也对她感兴趣了吧？罢了，她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隐藏自己。

“二位公子难得来花都，自然要好好游览一番，星魂正好可以给二位做向导，我身体一向孱弱，怕是会坏了二位的兴致，就失陪了。”语气温和，礼数得宜，她倒是很会推托，只可惜他轩辕逸没这么好打发，“清儿身体有恙那更要多出去走动走动，别老闷在家里才是。”

“多谢轩辕公子关心。”轩辕逸跟她杠上了，今天她要是不答应，他是不会罢休的。好吧，她也想看看这个刚退婚的未婚夫想怎样，有时候太多的神秘感反而会激起男人探究的欲望，这可不是她想要的，“有机会出去游山玩水也是件雅事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“有慕容小姐作陪，那真是太好了。”裴彻脸上浮现着促狭的笑。轩辕逸已经对这位与传说完全不符的慕容小姐感兴趣了，却还不自知。一顿饭吃下来虽说不上宾主尽欢，但至少看上去是其乐融融。晚饭后，众人便各自散去了。

夜晚的听风轩较之白天更显魅力，层层叠叠的树影交错，如群山围绕，因看得不真切，让人更想一窥全貌。风声透过松林，徐徐送来，新月很美，却不明亮，只隐约照见小楼前的石凳上坐着的三个人。

慕容星魂有些焦急地问道：“轩辕大哥，你真的和姐姐退婚了？”在他看来，现在的姐姐和轩辕大哥很般配，他希望他们可以在一起。

“嗯，你姐姐自己也同意了。”关于这一点，他也认为似乎太顺利了。

“她是巴不得，当然同意了。”慕容星魂虽然很小声地嘀咕着，两人却一字不漏地全听进去了。轩辕逸一怔，眉头轻皱，裴彻感兴趣得很，凑过去问：“为什么？慕容姑娘不是很喜欢轩辕吗？”

“三年前，姐姐因为一次意外落水差点丧命，醒来以后性情大变，很多事也都不记得了。这三年来，姐姐从未提过这门婚事，有一次我问起，她只说不会有婚约，所以我觉得姐姐早有退婚的打算。”

俊逸。

“只是过客罢了，何须疑惑。”慕容舒清慢慢起身，也不在意湿漉漉的双腿濡湿了裙摆，赤脚站在柔软的草地上，轻拍掉身上和发梢的草屑，拎起绣鞋，转身踏着草地翩然而去。

过客吗？直到白影消失在眼前，轩辕逸才收回了视线，只是唇角的弧度不减反增，看着摇曳的新荷，眼中光芒更盛。

第二章

随园访客

她不是真的慕容舒清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这镯子又有变故，若不能确定会永远地留在这里，动心、动情，只能是害人害己。即使永远留在这里，她也不可能接受三妻四妾的婚姻，到时芳心已许，才发现所托非人，那又情何以堪？



“昨晚干什么去了？”一大早，裴彻调笑地问斜倚在窗边凝望松林的轩辕逸。

“赏荷！”

茶水哽在喉间，裴彻差点呛着，“赏荷？原来你还有这种雅兴！”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裴彻一双促狭的眼直盯着轩辕逸，想从中看出些什么，可惜他那张酷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

“轩辕大哥早，裴大哥早。”慕容星魂跨进听风轩时，看见的就是两个大男人大眼瞪小眼的样子。

“早啊！很漂亮的兰花，你一大早抱一盆兰花要去干什么？”裴彻一回头，看见的就是一身紫衫、手捧兰花站在门边的慕容星魂。

“很好看吧，我种的。”慕容星魂将花放在桌子上，手拂刚开的兰花，一脸骄傲地说。

“你还自己种花啊，嗯，开得挺好的。”裴彻看到慕容星魂得意的样子，也顺着他的话说下去，虽然少年老成，但毕竟还是个孩子。

“姐姐说我们慕容家最大的生意是粮油、茶叶和绢丝，我总不能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吧，让我学着养些花草，陶冶一下性情。姐姐还答应我，这次我要是种出兰花，她就送我一匹小马驹，让风师傅教我骑马！”慕容星魂说完，抱着兰花准备出门，“我打算去姐姐那里，顺道过来看看你们醒了没有。我现在先过去，待会儿再来找你们，今天我带你们去看紫云峰。”

“等等，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做，和你一起过去吧，也谢谢慕容小姐昨晚的款待。”裴彻说着就跟着慕容星魂一起往外走。轩辕逸若有所思，最后也跟在二人身后，出了听风轩。

不一会儿，三人来到一扇竹门前，门半开着，隐约可以窥见门内一片苍翠的劲竹。门楣上的匾额用青漆狂草写着两个字——随园，不同于听风轩那块巨石上的苍劲字体，这随园两字透露的只是随性和飘逸。

“清儿不是住在凤曦苑吗？”经过昨晚，他发现叫她清儿似乎也没有那么

己就是太过自大，三年来吃了不少亏，当时还讥笑慕容家无人，现在可不敢小看这总是带着浅笑、一脸无害的女子了。

“呵呵，老夫今天来是特意给慕容小姐送帖子的。”收起眼中的精光，傅博文笑着将烫金的帖子递给站在一旁的紫鸳。

“傅老爷太客气了，叫人传个话就好了，烦您跑这一趟。”看着紫鸳递过来的帖子，慕容舒清点了下头，并没有接过，只是浅笑地寒暄着。

看慕容舒清没有接帖子，傅博文干脆直接道明来意，“不烦，不烦，这月十八是老夫六十大寿，慕容小姐到时一定要赏脸啊！”

“原来是傅老爷寿辰，如此当然是一定要到的。”六十大寿？这场鸿门宴是避不掉了。

“好！好！”拿起桌上的清茶，傅博文状似无意闲聊地问道，“慕容家布坊这两年来做得有声有色，去年没有参加御用锦缎的角逐，真是可惜啊！不知今年可有兴致加入？”

明明就希望他们不参与，背后做了不知多少小动作，现在还要故作惋惜，慕容舒清暗笑在心，只是依然不动声色地喝着茶。

“慕容家从事布匹生意时间尚短，技艺也不成熟，这御用之物定是要精美卓绝、万里挑一才好，我慕容家并无角逐之意。只是荣大人一再要求我们参加，现下也不知如何是好。”傅博文才暗松了口气，却因为后面的话忽地眼神一暗。

“慕容小姐客气了，素霓裳所出之品也非俗物。有慕容家参与，这次御锦之争必定大有看头。”傅博文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只是奉承的话，素霓裳虽然是这两年才开始做布匹生意，但因为慕容家原料自产，成本低，又不知道从哪里找到当年“天下第一针”罗云娘的两个徒弟，一个擅长染布，色泽鲜艳，长久不褪；一个擅长刺绣，所绣之物皆犹如活物一般。

现在傅家彩云坊生意已少了四五成，大家也是看在多年来御用锦缎都出自彩云坊，生意才能做下去，要是今年保不住这御用之名，只怕彩云坊就完了。

小蝉简直不敢相信，大小姐愿意听她说话，不管怎样，有机会救小姐她就一定要试，“小姐刚嫁到李家的时候，李家对小姐还不错，但是嫁过去一年了小姐也未怀孕，李老爷就给姑爷纳了妾，是姑爷的表妹。自此之后，姑爷对小姐就冷淡了许多，两年前李老爷不知怎的，说小姐在慕容家什么都不是，根本帮不了他们李家，对小姐就越发差了。之后姑爷又娶了一青楼女子为妾，不久那女子有孕了，她借着姑爷的宠爱，冤枉小姐要害她肚子里的孩子，姑爷一气之下便打了小姐，往后的日子稍有不合意，姑爷就对小姐拳脚相向。上月，小妾又冤枉小姐要加害小少爷，姑爷把小姐打得现在也起不得床，还不许叫大夫，说会丢李家的脸，小姐再不看大夫，怕是……怕是……”实在说不下去，小蝉跌坐在地上，抽泣得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云佩华也抹着泪，她的女儿啊……

慕容舒清没有说话，只静静地坐着，小蝉和云佩华也不敢吱声，顿时整个出云阁寂静得可怕。

“紫鸳！”不知什么时候，紫鸳已经站在了出云阁的门口，听到慕容舒清叫她，她快步走了进来。

“找个大夫给这丫头看看，明天和她去趟李家，把宛如接回来，就说老爷夫人思念女儿，接回来住几日。他们要是为难你，你就告诉李东明，下月王知府视察荣县，问他可准备好了？！他自然知道厉害，不敢不放人。”慕容舒清说完，起身离开了出云阁，不得不再一次感叹这个时代女子的悲哀，家庭暴力在现代是犯法的都时有发生，更何况是在这个时代。要是娘家不盛，就是被打死，也没有人敢管。

“是！星魂少爷和两位公子已经回来了，饭菜也准备好了。”

“我今天累了，饭菜送到随园吧。告诉星魂，明日开始，起轩教他骑马，让他用心学！”

两人的声音渐渐远去，出云阁院前的两人却还没有回过神来。久久，云佩华才低喃道：“宛如有救了，宛如有救了。”云佩华哭着拉起还傻傻愣着的小蝉，但这次是开心的眼泪。

小蝉还是不敢相信，大小姐居然同意救小姐，还答应接小姐回家。可是大小姐虽然很受宠，但都不用和老爷说就可以做主的吗？不管了，肯救小姐就好。

围堵，冰魄绝对跑不掉，何须在雪山上待半年？

“失去灵性和自由的马，是没有灵魂的，我不需要这样的冰魄。”当时吸引她的便是那自由不羁的灵魂，她怎舍得抹杀了它？“即使是现在，它也是自由的，我把它当朋友。它要是愿意跟着你，你随时可以带它走。”

“要是它真的这么有灵性，看来我是很难带走它了。不过，它终将是我的。”她居然是这样养马的，怪不得冰魄离开雪山两年了，仍能保持着随意自由、飞扬桀骜的个性。

他果然还在打冰魄的主意，慕容舒清失笑，若是这么容易放弃就不是轩辕逸了吧，和这样的男人多说无益，“有没有兴趣陪我赛一圈？”

轩辕逸挑眉，“有何不可！”

慕容舒清一个呼哨，冰魄向她跑过来，她翻身上马，策马而去。轩辕逸拉过身边的白色骏马追了上去。

“轩辕逸，那是我的马！”裴彻大叫道，可惜没有人理他。

慕容家马场的后面就是官道，慕容舒清和轩辕逸赛得正兴起，跑到马场的边缘时，谁也没有停下来，继续在官道上驰骋。

没有跑多久，官道上横着的树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两三个仆人正在将挡在路面上的树木搬开。他们都穿着深蓝衣服，只在慕容舒清和轩辕逸刚出现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，很快就继续手上的事，看得出是训练有素。俗话说，见仆知主，慕容舒清忍不住朝路边一辆宽敞的马车看去。车上坐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衣男子，不似南方男子的俊秀，而是长得刚毅有型，五官仿佛刀琢斧劈出来的一般，透着大气。看到冰魄时，虽然掩饰得很好，但是慕容舒清还是看到他眼中的炙热。他旁边坐着身着淡绿轻纱的女子，女子娇俏可人，一双如小猫似的大眼睛盯着慕容舒清看。

马车旁边是两匹黑色的骏马，体毛油亮，四蹄健硕，一看就知道是好马。其中一匹上坐着一个年轻男子，和那个青衣男子五官有些相似；另一匹马上的男子气质温润，长得并不出众，却让人感觉很舒服。慕容舒清能感觉到从他们出现开始，这个男人就一直在默默地打量着她。

扬起一抹浅笑，收起眼中的精光，慕容舒清朗声问道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多谢，已经快弄好了。”男子也回以一笑，不失礼貌地说。

慕容舒清无所谓地轻笑，稍一点头，对着身边的轩辕逸扬了扬马鞭，冰魄轻轻一跃，向前狂奔而去。轩辕逸再看了他们一眼，也策马追上。

慕容舒清走了很久，霍芷晴才好似回过神来，大叫出声，“天哪！好俊哦！”

霍子希敲了一下她的头，大笑道：“你傻了，一看就知道那是个女子，而且那长相太普通了，哪里俊了？”

“你才傻了呢！我当然知道是女子了，可是她举手投足间都好率性，又透着随意，长相虽然普通，可是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她的魅力啊，你懂什么？”瞪了霍子希一眼，撒娇地拖着霍子戚的手，讨好地说，“大哥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你——”霍子希敢怒不敢言，这丫头仗着大哥宠她，一点也不把他这个小哥放在眼里。

“是，确实是个特别的女子。”霍子戚回答着霍芷晴的话，眼睛却看着言皓宇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一行人骑马归来，才刚刚步入花厅，一道粉红身影就直直地向慕容舒清飞扑过来。轩辕逸上前一步，想挡在慕容舒清前面，却被慕容舒清轻轻隔开。这时粉装人儿已经一头扎进她怀里，由于冲击力大，慕容舒清后退了一步，身边的轩辕逸一手拦住慕容舒清，让她得以站稳。

慕容舒清对轩辕逸报以感激的一笑，还好刚才他扶了一把，不然两人一起滚到地上，实在不怎么好看。

粉衣女子抬头，明媚的大眼睛流光溢彩，透着委屈，一张红润的樱唇微微撅着，混杂着欣喜与赌气的甜美声音响起，“清清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要在你这里常住，再也不回去。”

“如果你可以不叫我清清的话，我不介意你一直住下去。”慕容舒清很无奈，这清清听起来要多奇怪就有多奇怪。

“那个女人是谁？”看晓晓的反应，应该确实有这样的事，可是据她的观察，沈啸云并不像这样的男人。

“呃……”唐晓晓一怔，当时她只顾着伤心，哪里还去管谁是谁啊！现在慕容舒清这么一问，顿时答不上来，尴尬地不敢看她。

“我替你说吧，你回家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说话，还偶有身体接触，所以你不听解释，不问缘由就跑出来了，是吗？”慕容舒清猜都能猜出事情的原委，这丫头毛躁的性子是改不了了。

“我亲眼见到的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我不管，这次我绝对绝对不会再理他了。”

看着为表决心、气呼呼地站在自己面前的傻丫头，慕容舒清轻轻摇了摇头。有时候亲眼所见未必就是真的，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被自己的眼睛所蒙蔽。不过她现在这么激动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某人已经来了有一会儿了，也用不着她浪费口水，“好，不理，那你就在我这里住一辈子吧。”

“好啊！”

“不行！”暴怒的吼声响起的同时，一道藏青色的人影以奇快的速度闪进了花厅，众人还没看清是谁，唐晓晓已经被他抱在怀里。

待看清来人，唐晓晓发疯似的对他拳打脚踢，“你还来干什么？我不想见到你！清清，这是你家，赶他出去。”

男子不躲不闪，任由她发泄，只将她抱紧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怎么不听我解释就这么跑出来？”

想到这两天所受的委屈，唐晓晓仍是不依不饶，“我不听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说？你走！”

两人在花厅里上演全武行，却也没有人出声，慕容家的仆人见惯不怪，只是嘴角一直轻抿着，怕笑出声来。轩辕逸和裴彻也只是注视这个身手奇快、浑身上下透着力量的男子而已。

慕容舒清更是左手清茶右手糕点，看得不亦乐乎，沈啸云这一身的肌肉该不是这么练出来的吧？想到这里，慕容舒清轻笑出声。

“她睡着了。”

慕容舒清莞尔，睁开眼，懒懒地坐起身子，双脚仍泡在水里。这个硬朗刚毅的男子，说到那个她时，声音似乎都柔和了许多，爱情果然可以让人变得柔软。

“哦……”暧昧地上下打量着沈啸云，慕容舒清似笑非笑地回道，“这么快就睡了啊。”

沈啸云硬朗的脸上隐约浮现出一抹尴尬的暗红，这该死的女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
“那个女人是？”她好奇。

“我小姨。”

“呵呵，难怪这么快她就不生气了。”

沈啸云苦笑地摇摇头，“她性子总是这么冲动，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才好。”

“你不是甘之如饴吗？要是有一天她变得知书达理、温婉高贵，第一个受不了的就是你。她性子虽然急，却也不是蛮不讲理，一生气就往我这里跑，等你来追。要是她真的不想听你解释，以她‘千面观音’唯一弟子的身份和能力，就算武功不如你，但凭借这独步天下的易容术，要躲开你也绝非难事。”

“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每次都往你这儿跑。”晓晓总爱黏着慕容舒清，让他头痛不已。

“是啊，可怜我还要包吃包住。”说完，慕容舒清很配合地露出可怜的表情。

“别说得那么可怜，风雨楼帮你查了多少消息，你什么时候给过我银子？”说起这个，沈啸云就郁闷，每年少赚多少银子啊？！她太聪明了，总是能掌握致命的一点，让你为她做牛做马。

“我帮你找到这么个如花美眷，你要觉得不划算，那我就留晓晓常住好了。”

第四章

易家婚宴

在慕容舒清看来，爱情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，但却不该是全部，纵使是坚贞不二、至死不渝的爱，也不须生死相随，只因那人已深植于心中，不曾离去。

原来晴朗如云的男子，也会有这么激动的时候，他在意的果然是海域。慕容舒清摇头，坦然回道：“不，听去过的人提过，是个很……特别的国度。”

“你知道如何去吗？”虽然有些失望，男子仍不放弃。

“略知一二。”

“可否告知在下？”

“每年中秋，东海上会出现半个时辰的海水逆潮，你若能把握住这段时间，随水漂流便有机会进去海域，但这半个时辰内，海水流向不定，礁石、巨浪颇多，一不小心，就会粉身碎骨。跟着逆流的方向便可到达海域国领域，再向东行十日，靠岸便是海域国。”

“多谢姑娘，在下秦修之。”男子傲然起身，带起了一片花雨。

修之，好名字。慕容舒清依旧坐于花间，淡笑回道：“慕容舒清。”

“就此别过。”

“等等。”也许是那抹萧索的身影，也许是说中她心思的默契，又或者是两人同样清冷的性子，总之慕容舒清想要助他一臂之力。慕容舒清叫住了他，取下一直别于腰际的一枚翡翠菡萏玉佩，放入他手中，“曾去过海域的那人就在临风关，你若想去海域，带着这玉佩去找他，他会助你。”

“多谢！”秦修之深深地看了慕容舒清一眼，扬起那依旧晴朗淡然的笑容，踏出花团锦簇的庭院。

继续躺回花间的慕容舒清，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这独卧花荫、夜下繁星的美景，一个黑影已笼罩在她身上，“他是谁？”

慕容舒清轻叹，果然是两种人，展现出来的也是两样风情。如果说秦修之是风雅不俗、随性洒脱，那么轩辕逸便是桀骜不驯、傲气逼人。同样是这样随意地横卧花丛，秦修之做起来便是唯美柔和，与这娇花灵木似乎交融在一起；轩辕逸做起来，便是霸气凛然，花木难掩其锋芒。

不在意俯视着她的轩辕逸，慕容舒清抬头仰视群星，说道：“不认识！”

忽然，慕容舒清觉得脖子上有轻微疼痛，轩辕逸已经轻拽下她一直佩于胸前的墨玉竹叶项链于手中把玩，他俯下身，贴着慕容舒清耳边，低声说道：

“你这么喜欢送人东西?”

鼻尖传来淡淡的酒气，和着轩辕逸炙热的气息，耳边低沉沙哑、惑人霸道的话语，让慕容舒清的心跳陡然加快。感觉到自己的气息也渐渐有些不稳，慕容舒清皱眉暗叹，月色太美，果然也是一种错。

无来由地，慕容舒清忽然觉得有些好笑，原来旖旎暧昧的气氛也在她轻笑出声时破坏殆尽，她微微向旁边移出一段距离，笑道：“有没有人说你很霸道?”

看着向一旁移动的慕容舒清，轩辕逸也没再为难她，而是顺势躺下，如慕容舒清一般平躺着欣赏月夜下明朗的繁星，嘴里懒懒地答道：“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”

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，静静地欣赏着夏夜里的景致，花香交和蝉鸣，清风常伴明月。

“小姐，小姐。”略带急促的女声在庭院间缓缓传来。

起身看着匆匆走来的绿倚，慕容舒清轻拍罗裙上的花瓣，问道：“绿倚，发生什么事了?”

看到慕容舒清，绿倚觉得心里安定了许多，帮她拿掉发丝上的花瓣，说道：“刚才家丁来报，宛如小姐下午割腕自尽，还好云夫人发现得早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。”

割腕?想起那个满身伤痕、面色苍白、总是低头轻颤的女子，慕容舒清叹道：“走吧，回去看看。”

出云阁里只有云佩华、小婵陪着慕容宛如，房中点着三盏灯却也不见明亮，慕容舒清进入房中，朝她们挥挥手，“你们都出去!”

两人担忧地看了一眼自下午割腕后便没有再说话、目光完全没有焦距的慕容宛如，想说些什么，又似乎无从说起，只好慢慢退出云阁。身后的绿倚悄悄掩上门，也退了出去。